让沉默的生灵发出声音

傅小平

到2024年,迟子建不间断写作已经满41年了。在这些年里,她总是按自己特有的节奏写作,每隔四五年出版一部不落俗套的长篇小说,中间穿插写一些同样优质的中短篇小说和散文随笔。

这位从东北漠河北极村走出来的作家,自17岁求学离开大兴安岭到了山外,再是于1990年辗转到了哈尔滨,她已经在哈尔滨生活了30多年了。用她自己的话说:“30年孕育一个生命,如果你有一个孩子,他从出生到30岁,他都要娶妻生子了。我对哈尔滨,从最初的隔膜到现在就是水乳交融了,我在这座城市当中了解它的历史、文化、风俗等等一切,我对这座城市的感情在升温,对它有了表达的欲望。”

当然在早年的长篇小说《伪满洲国》,还有其后《白雪乌鸦》《晚安玫瑰》等一系列作品里,迟子建都写到了哈尔滨,不过只有到了《烟火漫卷》,她才算对这座城市有了完整的文学表达。迟子建从2019年4月开始写这部小说,在这年岁末写完,之后又分别于2020年2月、4月进行了两次修改,这样一部聚焦当下都市百姓生活的长篇小说也就在真正意义上完成了。

对于这部小说,阿来说,迟子建解决了很多作家都没能解决,或者始终没能解决好的,如何写城市的大问题。“在《烟火漫卷》里,我们看到哈尔滨这座城,它就像小说里头最重要的角色一样,整体地出现了,我们看到了哈尔滨的建筑,哈尔滨的地理。小说在随着主人公的生活展开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整个城市的地理也是真切的。”迟子建能写出这种真切感,自然是因为她和这座城市在真正意义上水乳交融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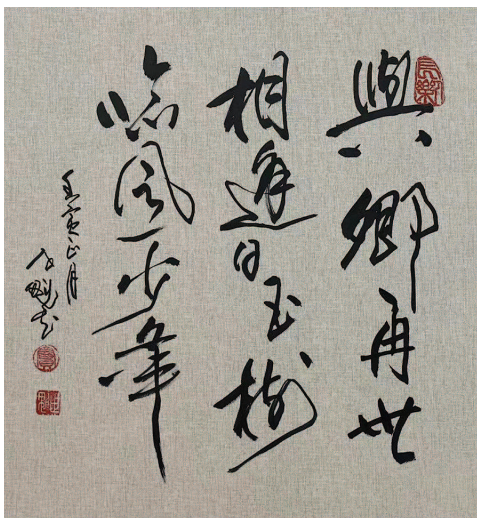
迟子建的故乡大兴安岭也赋予了她以文字发出深情呼唤的动力。1998年,长篇小说《额尔古纳河右岸》为大兴安岭赢得茅盾文学奖,她在获奖感言中慨叹:“我觉得跟我一起来到这个颁奖台的不仅仅是我,还有我的故乡,有森林、河流、清风、明月,是那一片土地给我的文学世界注入了生机与活力。”14年后,她应邀参加伦敦书展,当被问到为什么会想到写这样一部小说?迟子建想着三言两语不足以解释清楚这个问题,便采取了最简单明了的回答,她打量着提问的主持人穿的鞋子,打量着与她对谈的英国作家穿的鞋子,又看了看自己的鞋子道:“在全球化背景下,我们穿的鞋子,很可能是同一品牌的,但是在中国的北方,有一个部落的人,他们生活在大森林中,他们穿的鞋子,是自己打制的,是那种朴拙而美丽的鹿皮靴子。我觉得这样的靴子留下的足迹,值得一个小说家去追踪,更值得人类铭记。”

为了这深刻的铭记,迟子建始终持守回望的姿态。她说:“向下看的姿态,回望的眼光,使我的写作一直是一条缓缓流淌的河流,它愿意在历史的幽谷徜徉,拾取往日阳光;它也愿意将浮夸的泡沫荡去,使其相对清澈。”因为她明了现代社会生活的快速度,从来都没有带来与之同步的愉悦度,我们生活的列车,在人类日渐膨胀的欲望中,并不会一路凯歌高奏,越来越多的人迷失在了站台。这个时候,文学作品以它独立不羁的气质,加入到做时代速度减速阀的行列中。“回望我们的足迹,反思我们发展中的过激行为,从各个不同角度,拾取我们不该遗忘的事物,让灵魂有所归依。文学比时代慢半拍的天性,让它成为收获过的大地的一个安然的拾穗者,自觉地承担了去沙取金的使命。”

无论是哈尔滨还是大兴安岭,迟子建说,一个作家命定的乡土可能只有一小块,但深耕好它,就会获得文学的广阔天地。“无论你走到哪儿,这一小块乡土,就像你名字的徽章,不会被岁月抹去印痕。”

很多人觉得迟子建是天才,写作是顺手拈来不费事的。其实,只有迟子建自己才能深切体会到,每次写作都付出了怎样的用心。伏案四十年,她的腰椎颈椎成了畸形生长的树,给她带来不少病痛的困扰。写《群山之巅》时,又遇上更年期的征兆出现,更是让她满心苍凉,常有不适,所以这部长篇她写了近两年,其中两度因剧烈眩晕而中断。“记得写到《格罗江英雄曲》时,我在故乡,有一个早晨,突然就晕得起不来了,家人见状吓坏了,不许我写作,说是命要紧,还是小说要紧?”她躺在床上静养,看着窗外晴朗的天,心想世上有这么温暖的阳光,为什么她的世界却总遇霜雪?“想想小说中那些卑微的人物,怀揣着各自不同的伤残的心,却要努力活出人的样子,多么不易!”

正是在养病之时,迟子建笔下的人物也跟着她一起“休眠”,她也因此更能细致地咀嚼这些小人物的甘苦,而这甘苦是有着强烈感染力的。李敬泽感慨,自己虽然年龄长了,但是看迟子建小说里的细节会忍不住流泪。“这些小人物骨子里特别孤独沉默,心里有事不敢说也不知道跟谁说。他们卑微但又努力活出个人样。幸好世界上还有迟子建这样的作家,让这些沉默的生灵发出声音。”



与卿再世相逢日 玉树临风一少年 (书法) 窦世魁

好为人师之一种

小饭

办公室外一群新来的小朋友,五六七八个围绕一张大桌子一起办公。男男女女都有。他们共事一个多月了。除了工作之外也经常在一起叫外卖一起吃饭,或者一起叫点冷饮甜品冰激凌。关系挺融洽的。这是我的第一感觉。

一天,我听到他们聊到下班顺路拼车的话题,可能是路线相同,一个女孩对另外一个男孩说,你可以送我回家。

“我送你回家干啥?有什么好处吗?”男孩说。

“我让你送我回家,这已经是非常大的好处了。”女孩说。

男孩应该是不愿意送女孩回家,但这个时候双方的情绪已经有点问题。那时我刚好经过他们一起办公的桌子。女孩发现了我的存在,对我发出了“求助”,我回答说,大家先停止交流,做好手里的工作。

我不知道后来他们是如何缓解彼此的尴尬和矛盾的,但我有点想法找他们认真说一说。

“首先,任何时候你们都要尊重女性。这不仅是作为男性的自律和道德,更是这个时代对你们的要求。”我对男孩子们说。

“任何时候你们都要保护好自己,在受到冒犯的时候第一时间抗议,并明确指出。无论是求助于领导,求助于社会,还是求助于法律,你们都会得到保护。”我对女孩子们说。

在我说完了这两点之后,我该说出我认为更重要的话了。“你们有缘在一起工作成为同事就是一个共同体。这时除少数在性格和价值观上有明显矛盾的同事,我希望大家都能融洽相处。融洽相处会让你们成为一个更好的更有力量的集体。再回到前一天发生的事。这个时代女性权利和女性意识的提升都非常重要且必需。你们要做的是尊重和保护对方。这句话确实是对男孩女孩一起说的。如果你们把对方视为伙伴,形成团队甚至是族群的社会理念,那么这样做对你们所有人都是有好处的。这种好处会在以后的任何重要时刻得到体现。”

话讲完后,我真心希望这些话对他们产生价值。

见落叶起伏有感

邓天纵

2023年12月,我从9楼病房看到落叶飞得比对面20多层的高楼还高,忽而又见腾飞的落叶回到了地面,被行人踩在脚下有感,赋诗二首。

一

风狂落叶上高楼,顷刻寂寥平地收。

外力支撑何足恃,自强不息是吾求。

二

乘风败叶浦楼呈,势尽须臾难打撑。

逆境顺流皆历练,水穷坐看不心惊。

永远的水路

曹伟明

我喜欢水路,与水结缘,充满灵性,那是我永远的情结。我一岁时,外婆从水乡绍兴奶妈家抱我回到同是水乡余姚的经历,让我与水难舍难分。当年,外婆告诉我,她老人家千辛万苦地在突发大水时,由奶妈夫妻俩一边吟唱着“的笃板”的越剧小调,一边咿咿呀呀摇着乌篷船送到余姚。然后,外婆再由陆路从余姚颤颤巍巍地用小脚步行,抱我回到河姆渡畔的陆埠古镇。

从此,我童年生活在水镇。喜欢亲近那小船、河埠头和石拱桥。平时,随外婆走亲访友,总央求她老人家租条小船,在木橹船桨吱呀作响中,让小船轻轻地摇晃起来,在水上荡漾开去,让旅途变得慢而有趣。在水上,我可以激发童年的天真想象。那圆的桥洞,方的石块,文气的桥联,灵动又垂挂在石缝里的青绿藤蔓,会让我新鲜又兴奋。小河水波中倒映的桥孔影子,在浮萍和水草的晃动中,像一曲渲染着绿色生命的水之声交响乐章。当船只行走,掠过那缓缓倒退的河边石驳岸时,水上人家的烟火气,缆船石的书卷气,总是扑面而来。那一块块刻有民间艺术浮雕的缆船石,总是各显姿态,丰富多彩。有如意,有怪兽,有鲤鱼腾跃,有牛鼻朝天……造型生动形象,线条疏密有致,仿佛是露天的石雕艺术博物馆,展现了凝重古朴的江南文化之美。它们让我的水路之行,眼花缭乱、有滋有味,进入那古老而又神秘的自然世界,体现了江南人世世代代祈祷吉祥如意,追求平安幸福的愿望,展现了水乡人富有创意的审美创造。

水乡路,云水铺,出门进门一支橹。后来,我高中毕业后去上海郊区农村古青龙镇插队落户时,首先央求农民教会我摇橹,我在推梢扳梢中学会了水上漂行。运蔬菜、交公粮、卖猪猡等,上集镇、去上海,奔波于吴淞江中。那盈盈一水间的两岸风物,不断映入我的眼帘,我在桨声欸乃声中,渐渐掌握了水性,知晓了潮涨潮退。奔波水路的旅途,解除了我插队落户生活的枯燥和劳作的单调。尤其是春天,每当船只行到集镇,系船于柳丝点水的缆船石旁,河埠头上有村妇浣衣,临水茶馆有茶客喝茶,水边人家隔着竹篱笆用吊桶取水,水街临窗有人放下竹篮,选购船上的鱼虾、蔬菜的情景,总是让我耳目一新。水路驳岸的街巷凹进凸出,高低宽窄错落有致的景观,演绎了一幅江南水街的“清明上河图”。

吴淞江水路,九曲十八湾,往往是看看一眼眼,摇到吃夜饭。然而,在暮色降临之时,江上往来人,但爱景色美,那一番少见的生动水路壮观,显示出“天人合一”的无限和永恒。

水路,永远是我心中的永恒之路、喜爱之路。

扫一扫,关注“夜光杯”

隐私回收

戴蓉

某日在教师休息室,听到同事说起妻子是如何为了一条围巾雷霆大发:“我儿子给他老婆买了一条三万元的爱马仕围巾,我爱人数落了他三天,捎带着把我也骂了,说她这辈子就没用过这么贵的东西,别的女人倒是尊贵!”他要倾诉的对象并不是我,但耳朵不能随意关闭,只能被动地接收旁人的私房话。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时代已经进化到了人人随时随地剖析自己的程度,于是在车上、飞机上、公车站、电梯里,满是前世今生诉不完心事的人。只要一刻钟的时间,你就能大致了解这些人的生命历程和家庭结构。他们的沾沾自喜和怨恨遗憾,远非闭门造车的创作人能够想象的。而绘声绘色言语诙谐的讲演,足以让戏台上精心编排的相声和滑稽段子相形失色。曾以为大概是我奇遇较多,后来发现喜欢自曝隐私的人不在少数。友人在微博里写道:“午餐时间,邻桌一男一女,男的向女的(都穿西装挂保险公司的工牌,应该是同事)吐槽自己的老婆:‘房贷车贷都是我还,水电煤气费也是我掏的,让她掏个月嫂的费用,总可以吧,结果她说没钱……结婚四年了啊,什么钱都是我出,你猜她才存了多少钱?600!’”

某天在小区的垃圾房角落瞥见一张婚纱照,已用裁纸刀割成几块,看来这段婚姻已经破裂,至少大为不妙。我这个自封的“人间田野观察家”暗自思忖:一旦离了婚,婚纱照还真不好处理,留下的话看了戳心,只能藏在暗处。扔了容易暴露隐私,被邻居认出来,难免落人口舌。如果焚烧,现在婚纱照的材质以亚克力为主,烧了会冒黑烟,小区根本不允许。不久前,我看到一则新闻,有人成立了一家公司,专门回收销毁婚纱照,公司建在离北京不远的廊坊。这家公司的主人眼光独到,瞄准了隐私回收处理这块空白领域。如果能连不愉快的记忆一起收走,真是善莫大焉。

春天打篮球去

龙 钢

那个雨后阳光露出微笑的午后,办公室窗外的街头小公园新建的公共篮球场上,传来一阵阵欢笑声,一群年轻人正在相互奔跑、追逐、对抗,打着篮球,望着他们的身影,仿佛看到了我的年轻时代,心中突然有了一种重拾昔日爱好的冲动,而这种突然的感觉,竟一扫办公室坐久了浑身不舒服的阴霾。

年少时,由于自己长得比一般人高,少体校的教练来学校挑选运动员时把我给选上了,成了一名篮球运动员。而这一练却让我与这项运动结下了不解之缘。

我有多久没打篮球了,我在心里问自己,脑子则不停地转动,一年两年……差不多有十多年没碰过篮球了。我不自觉地伸手做了个投篮的动作,却突然听到身子骨因许久没运动而发出的“吱吱”声音。望着篮球场上年轻人的身影,我开始反思自己,应该运动了,否则疾病会慢慢靠近你。

那年头,正是上海大建设大发展的时期,特别是北外滩的开发建设,作为一名地区宣传战线的工作者,承担着繁重的对外宣传任务,自己经常会变得焦躁不安。或许是年龄的增加+焦躁不安,高血压徒然升高,而我却浑然不知。直到有一天,领导见我脸色红彤彤,便督促我去医务室检查一下,这才知血压高了。而伴随着血压高毛病而来的是烦人的整夜整夜的失眠。靠安眠药度日的日子简直是种煎熬。直到在窗外看到这些年轻人胯下运球、翻身上篮的矫健动作震醒了我,从小练就的篮球技艺不能丢,应该去运动。

有人说,生命在于运动,这句话对于久坐办公室的人来说,真是太确切了。对于像我这样每天在办公室里码字的人,和天天在运动场上奔跑的人,差距实在太大了。该是走进运动场,与年轻人一起运动了,放下焦躁不安的心理。于是,我走进了久违的篮球场,与年轻人一起挥洒汗水,打球欢笑,找回我那原本开朗、整天精神饱满的工作状态。如今,上海街头随处可见社区篮球场,虽不标准,却给许多市民运动带来了方便。家附近的一处篮球场是利用大型超市空地而建,只有标准篮球场的三分之二大小,适合三对三篮球比赛,常有青少年和市民在此捉对厮杀,晚上“小太阳”一照,周围的市民围着网拦,看着场上的比赛,发出一阵阵欢呼声和叫好声,想必未来或许还能出一两个“姚明”。

自从重回篮球场,虽然球技和当年的“巅峰”时期不可同日而语,和年轻人球技也不可比,但“动则生阳”,奇迹出现了,不但身心得到了极大的愉悦,焦躁不安的心情没有了,连吃了一年的安眠药才能入睡的失眠现象也消失了,一夜睡到天亮,睡眠质量得到明显改善。几位多年不见的朋友今年春节见面说,你怎么一点没变,看来运动给你带来了活力,带来了“青春”。

运动好比灵芝草,何必苦把仙方找。春天来了,走上运动场打篮球去!

十日谈

春天宜动

背起相机,迈开双腿,踏上旅途。这是在响应春天的召唤。

责编:沈琦华